

□ 怀念师友

资料，一改再改，写出高水平的修改稿。2016年春，在钱锡康同志的建议下，老江邀请孙道祥、钱锡康、孙茂新、孙哲和我在校史馆对他写的校史第一卷中间稿逐段进行仔细的讨论修改，每周一次，历时两个多月，他认真吸取意见，认为收获颇大，感到十分高兴。他直到病危，还念念不忘校史的出版。江崇廓同志已经将校史和他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了，这种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想起来不觉潜然泪下。

崇廓长期以来，对我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包括学识、工作、健康、

生活等方方面面，成为我要好的师兄、同事和挚友。1995年，我在他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下，顺利晋升为学校教育研究系列研究员，他自己主动推迟一年申报，这是何等的无私。1986年我大病初愈，一天在路上遇到崇廓，聊天时他对我说：“生活是美好的。”这既反映出他的心情，也是对我的鼓励。如今，斯人已去，但他鼓舞我们努力做好为人，共创美好生活、美好明天的精神，却一直历历在目。

安息吧，江崇廓同志，你的音容笑貌，你的品德和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8年12月3日

悼念赵佑谋

○ 吕祖珩（1962届水利）

因公突染恶疾致残，瘫痪近38年之久的赵佑谋同学终于2018年11月30日离开了我们，享年80岁。水二年级近50位同学发了唁文，对这位惨遭不幸而又令人敬佩的同窗表示深切悼念，对其夫人郑平学友（清华给二）感人的品德表示深深的敬意！

哀痛之余，写了与佑谋交往的记忆，以资悼念。

在水二同学中，佑谋是与我关系很好毕业后联系最多的同学。大学最后两年多，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关系融洽，同室还有陈虎、王咸儒、李佛炎。毕业前夕，他的女友郑平和陈虎女友葛德玉（动二）偶尔到我们宿舍来探视或邀约，大家都很坦然而不回避。

在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时期，1961年1

月12日—3月30日，我们一起到平谷县海子水库南干渠进行水利规划和支援干渠施工，前后共61天，在住夏各庄小组中，佑谋、陈虎、李根芳、张文清、吴宗禹和我6人，忍饥挨饿，顶风冒雪，寒冬腊月，无电无暖，挤卧在农民家的土炕上，艰辛备至。可以说，这是我们一生中度过最艰苦的一段时日，但大家都经受住这次严酷的考验，胜利完成任务，安全、健康、情绪饱满地回到学校。

毕业后，佑谋分配到水电总局施工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初期，研究所撤销，他被下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干校劳动，郑平也从二机部北京给排水设计院下放到青铜峡干校。干校劳动结束后，他俩很巧又分配到我所下放的水电五局。

开始他俩在五局基础大队当施工员，住在荒山坡上的油毛毡工棚中，后经我们介绍和推荐，调入碧口电站设计组从事电站厂房设计工作。当时，碧口电站是供大三线核工业用电的绝密国家重点抢建工程，设计组80多位设计人员中，有我、吴曾谋、秦湘、赵佑谋等水二同学4人，另有各届、各系清华学友10人，都是设计组中的骨干力量。

1976年3月，电站建成发电，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大为减少，这时北京郊区的张坊水库计划复工兴建(该工程曾在“大跃进”时开工兴建，1960年下马)，1976年水电部下令水电五局组织施工队伍进京筹建，因佑谋和郑平都是北京人，都曾在北京工作，两个儿子的户口和人仍在北京。他们夫妇申请随五局施工队伍进驻北京。筹建队伍进京时间不长，张坊水库又停止兴建，筹建队伍撤离。这时他俩通过郑平父亲在交通部工作的人脉关系，调入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总院，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1977年夏至1978年春，我借调到水电部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工作8个多月，其时工作任务不重，空闲时间较多，不时到佑谋家做客。那时他们住在距人民大会堂西侧几十米远的一个独门独户小院中(现国家大剧院位置)，仅两间小平房，院中仅有一株枝叶稀疏的枣树。那时北京的副食供应仍很匮乏，一切凭票供应，在他们家每次能吃到红烧带鱼就算是待客的美食了！

佑谋调入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总院后，适逢改革开放之机，很快就成为院技术骨干，并担任设计院水工组组长，聘为高工。1981年3月，他正进行英语强化培训，即将出国深造，就在他准备出国前夕，院里派他赴广西红水河上龙滩水电站

参加通航建筑物设计审查会，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在会议期间他突然染上广西特有的地方病——脑干炎，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难治之症。佑谋染病后，经多方紧急抢救，生命保住了，但造成全身瘫痪的后遗症，不能站立行动，语言功能丧失，生活不能自理，更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只能病退，居家疗养，但记忆力良好，思维尚清晰，这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在佑谋患病两年之后，1983年3月，我也因“文革”期间在宁夏农场劳动时颈椎挫伤后滋生肿瘤而进行开刀手术。肿瘤虽切除，但因损伤神经而导致半身偏瘫，出院时用担架抬回家，经过半年多的康复治疗 and 长期艰苦的功能训练，虽行动仍不便，却能坚持正常上班，生活基本能自理，这比佑谋要好多了，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自此以后，我和佑谋算是同病相怜，更加对他心怀关切。这38年来，逢年过节，我总是不忘打电话问候，每次出差北京时，只要有时间我总是要登门探视，以表关念之情。

佑谋因工作患上这种地方性恶疾，在当年的医疗水平下，算是九死一生，个别人虽能暂时存活，但生命延续时间都不会长，如佑谋这样能延续38年，寿命接近天年，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也被医学界称为该类病学史上的奇迹！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靠佑谋的坚强意志、乐观态度和顽强的抗病精神，但也与他曾是清华校篮球队队员锻炼出健壮体魄不无关系；其次是佑谋所在单位长期以来的关怀和照顾。患病初期，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并鉴定为工伤事故，一切医疗费用均可报销。患病后每逢单位提级涨工资都给予照顾，雇请保姆费用都由单位承担。对患病职工能

□ 怀念师友

这样照顾的单位现在恐是不多见了。更重要的是要归功于郑平同学，她38年如一日，既要工作，养育子女，更是对佑谋不弃不离，相濡以沫，日夜操劳，悉心照料。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这是佑谋能长期抗病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说来几句话，但其中的劳累、艰辛和情感上的付出是常人难于体会的，只有与其有类似经历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因此每当念及佑谋，我总是对郑平同学感到由衷地敬佩，她的品德不能仅以“贤妻良母”一言以蔽之，称其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女强人”也不为过。他们夫妇俩的人生品格在许多方面反映出清华学子的传统美德，令人敬佩！

斯人已逝，音容永存，谨以上述回忆作为对佑谋的祭文吧！

2018年12月9日于西安

不是悼词的悼词

——怀念屈统广学长

○ 张海朝（1985级硕，计算机）



屈统广学长

惊闻屈统广学长去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难以置信。想到他率真豁达的身影，往事恍如昨日，心里一阵酸楚。

2018年11月5日，屈学长因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80岁。

屈学长一生朴实、热烈而丰富。

他1938年11月出生于香港，祖父被政府授予“辛亥革命老人”称号，父亲是金融专家，曾服务于上海、香港老交通银行。受二姐屈育德爱国热情的影响，1950

年在香港读完小学，他跟着姐姐回到上海，姐姐考进北大中文系，他上初中后进入江湾中学读高中，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在大学，他收获了知识，因年轻气盛，行侠仗义，1958年因为一个功课好的同学被打成“右派”鸣不平，自己也受到牵连，后来都平反了。

屈学长1963年分配到机械部第四设计院，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任多项部属工程设计项目负责人，其中上海内燃机厂综合厂设计工程荣获国家建委颁发的国家级设计三等奖。1984年参与筹建洛阳中国房地产公司，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组织制定设计和施工方案多项：洛阳市老城区改造工程、七里河地段改造建设工程，洛阳市新隆新村、华侨新村、华林新村、南苑小区工程、江南绿苑工程、小街综合楼、上海市场购物中心大楼、中房大厦等高层建筑、洛阳市古墓